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六五・子部・雜家類

純常子枝語四十卷

〔清〕文廷式撰

一

師伏堂筆記三卷

〔清〕皮錫瑞撰

六〇五

午窗隨筆四卷

〔清〕郭夢星撰

六二九

愚慮錄五卷

〔清〕陳偉撰

六七九

純常子枝語

〔清〕文廷式撰

據民國三十一年刻本
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三
六毫米寬二一八毫米

純常子
精註

昭陽協洽
東月物成

純常子枝語卷一

萍鄉文廷武撰

于謹爲三老稱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本朝朱文正對 世宗稱有言逆心必求諸道有言遜志必求諸非道此皆梅賾尙書之精義不可以其偽而廢之

西洋用恆星年故所重在節氣中國用太陰年故所重在朔望此根本之不同者也既重朔望以二十九日三十日爲一月則平分二十四氣以二十五日二十一刻八十四分奇爲一節亦所以便民事也授時歷明知定氣而仍以恆氣注歷者蓋卽此意江慎修力主西學以

純常子枝語卷一

爲古法未精亦一偏之見而已

節氣差一二日於民事無甚大礙而約以十五日有奇則婦人孺子皆知之必用定氣則非明天算家不能知此一行及郭太史所以兼通天人也若儀器著明節氣有定如西洋各國則自可用定氣注歷矣 宋周公謹志雅堂雜鈔云推

節氣法但隔十五日兩時辰零五刻推之卽是假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

卽是雨水節後皆倣此此恆氣注歷之便也 皇輿西域圖志錄準部音樂噶爾達木特布圖遜雅布達爾二曲審音定字以工尺四上等九音爲其譜今以

中國絲竹之音譜之雖繁促而哀婉可聽惜當時纂修諸臣不用後漢書錄遠夷樂德歌詩之例詳錄其辭而

細注其下亦是備棘任之職掌也

樂記猥雜子女鄭注猥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猥或爲優按經言雜子女不言亂尊卑鄭似誤矣猥雜猶言狎雜楚詞招魂篇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是此類也

樂記正義引禮緯合文嘉云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按他書未有言六紀者竊謂三綱六紀皆於喪服見之師長朋友雖無服而有心喪及哭寢之禮所謂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也

純常子枝語卷一

又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與六紀亦大略相近惟恤之義鄭以爲振憂貧者此不關禮服之限故合文嘉有師長而無道路也

雜記下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鄭注云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廷式案雜記此文蓋可爲儀禮士喪禮第十二之序錄也賈公彥疏引喪大記云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鄭云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梁蓋天子之士也又大斂陳衣與喪大記不同鄭亦云彼天子之士此諸侯之士以此言之此篇諸

侯之士可知竊以爲孺悲所學故宜爲諸侯之士矣又鄭注雜記云今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鄭意亦以儀禮篇名特題士喪禮知之王肅聖證論云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若然則孺悲當時但學喪禮足矣既特言士喪禮非無等也

祭義眾之本教曰孝一節實孝經之大義孔門之微言其言仁義禮信皆由於孝與有子言孝弟爲人之本若合符契宋儒言人性中只有仁義曷嘗有孝弟可謂不知本矣惟以孝爲經斯百世不易之道中國之與天地與立者在此若但言仁義則異端之學夷狄之行亦未

純常子枝語卷一

有自謂不仁不義者也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百世之下其效倘可著乎

元熊禾序董鼎孝經大義云晉武魏文亦天資之美者惜諸臣無識不能啟道而充大之悠悠蓋壞此經之廢蓋千五百餘年人心秉彝極天罔墜豈無有能講而行之者誠有以二帝三王之心爲心則必以二帝三王之教爲教矣仁人心也學所以求仁而孝則行仁之本也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愚何幸身親見之此段文字與原書無涉序作於大德九年熊君其有憂患乎

印度語歧異最多故其種人不相聯屬余案佛說中已有種種語如十誦律卷二十六云佛以聖語說四諦法苦集盡道二天王解得道二天王不解佛更爲二天王以馱婆羅語說法是二天王一解一不解佛復作彌梨車語摩舍兜舍那舍婆薩婆多羅毗比帝伊數安兜頭卻婆阿地婆陀四天王盡解是佛有三種語宋釋贊甯高僧傳卷三云聲明中一蘇漫多謂汎爾平語言辭也二彥底多謂典正言辭也佛說法多依蘇漫多意住於義不依於文若彥底多非諸類所能解故按此卽中國雅言方言之別也

純常子枝語卷一

四

坊記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鄭注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此注深得經意經以此證上酌民言故以先民屬君也今西洋人所設下議院乃正合古義

和瑛三州輯略卷七云漢張騫碑在伊犁南山文字剝蝕餘二十字文云進鴻鈞於七五遠華西以八千南接火藏北抵大宛按四句不似漢人文字疑本是唐碑而土人誤指也

十六國春秋云呂光自龜茲還至宜禾涼州刺史梁熙謀閉關拒之高昌太守楊翰以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

先守之而奪其水道如其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拒也光初聞翰謀大懼旣而聞熙不聽乃進三州輯略云高梧谷疑卽上梧桐窩險隘若繞其東則爲下梧桐窩其間有三間房十三間房乃風戈壁

劉郁西使記云今之所謂瀚海者卽古金山也據此則杭愛實瀚海之對音李若農侍郎之說蓋信

孫蘭輿地隅說論議閩通 國初人之兼通西學者也然其駁通典唐地西過於漢一條全襲文獻通考而迷其所出又謂天地旣成火氣上行聚而爲日火聚水生吸而爲月散而爲星則以日月星皆出於地猶未知造化之大者也

純常子枝語卷一

五

輿地隅說又云地之初闢必先洪水此何所據曰今之疑跡可據也華山之腰多螺蚌殼石子岡下石子如卵此必潮水摩盪而成案此說極有所見凡山之高下皆開闢以來波浪之勢推宕而漸成者也西人談地學者亦頗有此說

周禮大司徒鄭注云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賈疏云輿者車輿其前牙曲地形不可正方故云輿地圖廷式案輿卽車也稱曰輿地蓋已知地軸轉動之理矣

禹貢冀州有烏夷青州有隅夷萊夷徐州有淮夷揚州有島夷偽傳以萊夷為地名梁州有和夷釋文云鄭云淮夷為水名均謬和讀曰淮

雍州有三苗蓋戎狄錯處中國自古已然疑諸夷本各州土人文物未開為文物先開之種人所征服至是漸歸化導故或云底績或云不敘也皮服升服則教之冠裳作牧則教之耕牧隅夷既略略从田蓋經略其地使為田里猶冀州既載鄭注謂書於策以告帝也惟淮夷蠙珠暨魚乃志其物產耳

輿地隅說云三代之勢至成周為獨盛冀州之境至周時則已荒南方如江淮以南亦未見其開辟也曰成周

純常子枝語卷一

六

之地最狹豈獨南方哉以地里考之吳越楚蜀閩皆為蠻淮南為羣舒秦有戎河北真定中山乃鮮虞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為王城而有揭拒泉皋蠻氏陸渾伊洛之戎京東有萊牟介吾所謂中國者不過晉魏齊魯宋鄭陳許才當天下五分之一按此言成周之地最狹是也至蠻戎雖錯處中國未嘗不服為朝廷特其種族稍異非必皆自據其地不相臣也牧誓用兵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巴蜀江淮西羌皆在行間安見其不開辟哉 又按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諸戎是四嶽之裔冒然則種族亦不異矣

王隱晉書曰河南郭象著文稱嵇紹父死在非罪曾無耿介貪位死關主義不足多曾以問郗公曰王褒之父亦非罪死褒猶原誤辭徵紹不辭用誰為多少郗公曰

王勝於嵇或曰魏晉所殺子皆仕宦何以無非也答曰殛鯀與禹禹不辭與者以鯀犯罪也若以時君所殺為當耶則同於禹以不當耶則同於嵇太平御覽四按論嵇侍中事當以此為定不必從新晉書

晉人論人亦每從刻袁子袁正書曰孔子稱蘧伯玉國無道可卷而懷也今李膺居濁世之中皦然與世殊途

此西山餓夫之疇耳卒死於非罪惡得為雅人太平御覽四百

純常子枝語卷一

七

四十 夫西山餓夫聖門所許能與之疇尙不得為雅人乎抱朴子正郭篇至詆林宗為口稱靜退亦非篤論也春秋隱三年左氏傳鄭伯之車債於濟正義曰禹貢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釋例曰濟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經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按檢水流之道今古或殊杜既考校元由據當時所見載於釋例今一皆依杜雖與水經乖異亦不復根尋也案杜所據泰始郡國圖今攷水經注濟水又東徑滎陽縣北又東逕滎澤北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濟隧上承河水于卷縣北河

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春秋左傳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于濟隧杜預闕其地而曰水名也京相璠曰鄭地也言濟水榮澤中北流至衡雍西與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蓋榮播河濟往復逕通矣出河之濟即陰溝之上源也濟隧絕焉余謂此傳鄭伯之車債於濟亦當在此濟隧矣又北濟自榮澤東逕榮陽卷縣之武修亭南又東過平邱縣南又東過濟陽縣北郡南濟又東過宛胸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漢宣帝年更濟陰為定陶國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晉書地理志鉅野屬高平國又東北過

純常子枝語卷一

八

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又北過須昌縣西又北過穀城縣西又北過臨邑縣東又東北過盧縣北穀城臨邑盧縣俱屬濟北國又東北過臺縣北又東北過管縣南又東過梁鄒縣鄒縣云王莽之濟南亭京相璠曰濟南縣五平壽下密膠東即墨祝阿無梁鄒蓋誤奪志云大康地理志無此郡名未之詳宜有所遺焉又東北過利縣西又東北過甲下邑入於河又東北入海鄭注引郭景純曰濟自榮陽至樂安博昌入海今河竭濟水仍流不絕其敘述與杜氏釋例若合符節不知正義所謂乖異者何在也胡朏明禹貢雖指云以今輿地言之自東平會汶以下東阿平陰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界中皆禹貢濟水入海之所經也

案水經惟言入河爲誤酈亭注已駁正矣

晉書五行志下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以上臍以下各分辛卯余在江西有贛州某姓民家二子年九歲臍邊有骨兩人相合此飲則彼醉彼食則此飽而氣性不同恆互相歐擊沿路索賁觀看余適在西山墜地未得目驗頗疑爲採生折割之類後陳幼銘按察爲言曾召入湖北臬署親驗果生成也此與晉書所載大略相似

焦弱侯筆乘續卷三云佛典引韓詩外傳有孔子曰老僮爲雀老蒲爲葦二語又引韓詩外傳曰死者爲鬼鬼

純常子枝語卷一

九

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脈歸於澤聲歸於雷動作歸於風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膈歸於露毛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今本俱無之案弱侯所謂佛典未知何書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引韓詩外傳鬼歸也云云與此第二條同注云出御覽則北齊修文殿御覽所引也惟膈歸於露毛歸於草珠林作膏歸於露露歸於草

春秋隱八年經宿男卒杜預注曰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因宜有所異同亦或邱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故按本末不備何得爲例左氏不傳春秋諸例

皆後人竄入征南雖有左癖不能圓其說也

九年經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傳大雨霖以震此已不辭又曰凡雨自三日以上爲霖既曰三日經何以但書癸酉乎若謂書始雨日則不雨者經何以不書始不雨月而必書自某月至其月乎要之左傳書法凡例實無當經意而杜注直謂經無霖字經誤尤爲謬妄

桓元年傳冬鄭伯拜盟杜注鄭伯若自來則經不書若遣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謬誤案正義謂經所不書自有闕文之例左氏所載不必一一與經比附也杜必繩之以例以經不書而云傳誤非是

純常子枝語卷一

十

三年經有年正義引釋例曰劉賈許因有年大有年之經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之傳以爲經諸言有皆不宜有之辭也據經螟螣不書有傳發於魯之無鸛鵒不以有字爲例也經書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不可謂不宜有此年不宜有此月也螟螣俱是非常之災亦不可謂其宜有也案此以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之有字與有鸛鵒來巢之有字爲例幾於不通文義矣且經所書如日有食之有星孛于大辰之類何以置之不引乎正義先申賈說後引釋例蓋亦不以杜爲然

五年傳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公疾病而亂

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案國人分散則當不赴何得再赴甚非事實公羊以爲君子疑焉於義爲長

十年經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曰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按六年傳已詳載其事此復從北戎病齊追記左氏文法未有複疊似此者明是後人竄入不能自掩其迹也又按六年傳云故有郎之師則此處無傳甚明

純常子枝語卷一

十一

十有二年經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按此日月例之至顯者而杜以爲因史成文無義例則春秋可以不作矣正義曰魯史記注多違舊章致使日與不日無復定準及其疑衍仲尼書經不以日月褒貶或略或詳非此所急信如此說則孔子亦無定準矣何其誣也何邵公注公羊云不蒙上日者春秋獨晉書立記卒耳當蒙上日與不嫌異於篡例故復出日明同深得經旨

十有七年經葬蔡桓侯三傳經文同釋例稱劉賈許曰無臣子之辭則各本皆同而杜注云稱侯蓋謬誤可謂勇於疑經劉原父春秋權衡云已所不曉因以爲謬苟

非不知而作何以及此

莊二年經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巨疏公羊穀梁皆以爲邾之則邑左氏無傳正以春秋之旨未有伐人之邑不繫國者此無所繫故知是國釋例注闕不知其處按桓七年焚咸巨公羊傳曰邾婁之邑杜注云魯地此等皆無所據苟以異於二傳而已

莊元年至五年傳甚簡惟楚武王荆尸一條略詳然不與經相比附疑此外皆後人依託爲之七年傳亦然

七年經恆星不見杜注云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案此不惟不知歷象若入夜日光不沒則從古未有之異

純常子枝語卷一

十三

經何但書恆星不見乎杜之逞臆妄說如此

十年正義曰孔子修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案此公羊大義沖遠以說左傳失之

二十有二年經夏五月正義曰釋例曰經四時有不具者邱明無文皆闕謬也杜之信傳疑經如此

二十有四年經曹羈出奔陳杜注羈蓋曹世子也正義曰此事左氏穀梁並無傳公羊以曹羈爲曹大夫杜以此經書曹羈出奔陳亦歸于曹與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故附彼爲之說蓋爲疑辭按此杜之自爲傳也正義深得其旨亦歸于曹注云蓋爲戎所納正義曰賈逵以

爲羈是曹君亦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逐羈而立赤亦以意言之無所據也案杜用賈說惟以羈爲世子爲異然賈君生東漢所見容有異籍征南之說則真以意言之耳

郭公注云無傳蓋經闕誤也自曹羈以下公羊穀梁之說既不了又不可通之於左氏故不采用按此等經文僞增左氏者所不能爲傳故從蓋闕而杜輒指爲經誤可謂妄謬

二十有六年經五條皆無傳傳三條皆不附於經注曰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

純常子枝語卷一

十三

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正義曰上二十年亦傳不解經案此皆左氏不傳春秋之證杜說亦自不了二十九年傳惟樊皮叛王一句書事餘皆發凡亦非左傳之體三十一

一年傳亦惟發一凡而已

閔元年傳初畢萬筮仕於晉辛廖占之曰吉注辛廖晉大夫正義曰劉炫云若在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於晉又辛甲辛有並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爲晉大夫此規過之最精確者正義又曰炫用服氏之說知服義固多勝杜也

二年經狄入衛傳遂滅衛注云齊桓爲之告諸侯言狄

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爲文按此等皆鄉壁虛造之說

僖元年經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注不稱姜闕文正義曰姜氏者夫人之姓二字共爲一義不得去姜存氏去氏存姜公羊穀梁見其文闕妄爲之說耳按此等注疏皆足以病左氏凡褒貶異文並云經闕迷罔後學莫甚於此矣

又傳諱國惡禮也注云當時臣子率意而諱無深淺常準聖賢有時而聽之按如杜氏之意直以春秋經文爲無常準而已

純常子枝語卷一

十四

五年傳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按四年傳記晉事結云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是年傳云初晉侯使士蒍爲二公子築蒲與屈明是上下銜接之辭增益者強傳釋經橫加來告一語讀者審察文理決知非左氏之本有也

又傳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按此文亦與上文不接明增益也

十有一年傳之釋經者惟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一語此與五年傳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同皆強附策書之例

僖十五年傳此一役也秦可以霸注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正義曰服虔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知不然者呂甥勸秦伯納晉侯若納晉君可以更當一役之功欲深勸秦伯故杜別爲其說劉炫以服義規之雖於理亦通未爲殊絕案如服義謂韓戰則頌其戰勝何與於納晉君如杜義還晉君則此時未還何得指爲一役蓋呂甥假稱君子之言云秦必歸君貳而執之者指韓之戰服而舍之者指歸晉君此一役也句兼實事虛情而言服杜義皆未備

純常子枝語卷一

十五

二十年傳凡啟塞從時注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牆壘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修之今修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主功之制讖之案經傳皆言新作而注以爲修飾失其義矣正義曰不知啟塞之言意何所謂服虔云闔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修闔扇孟冬修鍵閉從時從此時也傳既云作門不時更發從時之例則啟塞之事當是城門之類安得以爲闔扇鍵閉細小之物乎若是仲春孟冬傳何以不言春冬而直云從時知從何時豈邱明作傳不待月令而後明哉杜之言亦無明證案服虔月令爲說是明證也增傳者在月令後故依用其義然與上書不

時之時字實不相貫杜說亦不可通蓋發凡書法又出兩手也

二十四年傳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壁授公子按此敘事之文秦伯納之及河文義緊接中忽夾入書法直不復成文理且及河之時文公猶未為晉君何以遽記其不告入乎此等增益之處痕跡顯然無庸更曲為之說

又傳使殺懷公子高粱不書亦不告也按是年經書晉侯夷吾卒而傳記殺懷公明是經傳歧異不得但以不告二字了之

純常子枝語卷一

六

二十六年傳藥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杜注鬻熊祝融十二世孫正義曰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未知出何書故劉炫規杜云計其間山有一千二百年略而言之則百年為一世計父子為一世何以得近千二百年乎按杜所說或出當時譜牒然不足據光伯規之是也疏又以為或兄弟伯叔相及則枝詞耳

又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按此與上下文不貫增益之迹顯然

二十八年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注百猶勵也正義曰以傷病之人而再言三百不可為六百跳也杜言百猶

勵亦不知勵何所謂按此注誠不可解故正義亦為疑辭釋文勵音邁惜不著其說

三十年傳饗有昌歆曰黑形鹽注昌歆昌蒲菹正義曰徧檢書傳昌蒲之草無此別名未知其所由也按正義上文引周禮醢人昌本已得其說似不必更求別名惟下文薦五味實對昌歆言疑昌歆兼有甘酸辛苦鹹五味以昌本為主而多物和調之故名曰昌歆說文曰歆盛氣怒也故歆有盛義顧亭林曰知等義上篇作歆歆字亦未知所出

三十二年杜注兩山相嶽正義曰公羊傳曰殺之嶽嚴杜或取公羊之意但嶽嚴是山之貌而云相嶽文亦不

純常子枝語卷一

七

順未能審杜意也按此疏譏杜文義不順孔氏所僅見杜意實以兩山相嶽故可以辟風雨耳釋文錄本或作嵐嵐字尤不可解

三十三年傳秦師輕而無禮注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正義曰或出司馬兵法其書既亡未見其本按據此則今所傳五篇蓋出後人掇拾

文元年傳閏三月非禮也一節正義曰杜為長歷置閏疏數無復定準又云杜唯勘經傳上下日月以為長歷若日月同者則數年不置閏月若日月不同須置閏乃同者則未滿二十二月須置閏按此深譏杜氏之不

諸歷法也正義屢用三統歷實較杜氏爲優

二年傳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按春秋必無尊秦之例增傳者於晉文則曰明德於秦穆則曰崇德皆貽襲公羊穀梁褒賢之意而易其辭

文五年傳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注言過其行 按此以言行釋華實至精而確

八年傳書曰公子遂珍之也按珍之已不可解且傳但言遂會伊維之戎何以即見其可珍注又以戎將伐魯說之皆所謂妄造事實也

九年傳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注公子遂獨不在貶者

純常子枝語卷一

六

諸魯事褒貶皆從魯史不同之他國此春秋大意他皆放此正義曰褒貶皆從魯史以其體例已舉不假改正故按如注疏說則孔子於春秋直未嘗修也魯事既不假改正外事又並從赴告則所謂筆削者安在乎春秋一經至元凱乃始晦之而孔冲遠乃謂孔子受譴久矣賴元凱方始雪之甚矣其惑也

文十有一年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注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正義曰服虔云反不書者施而不德衛冀隆亦同服義難杜云經所不書傳即發文此既無傳何知史失按魯史失之左氏於何得

之杜氏直謂經不書爲失耳妄謬之甚

又傳鄭麟由是遂亡正義曰如此傳文長狄有種種類相生當有支盾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絕深可疑之命守封隅之山賜之以漆爲姓則是世爲國主縣歷四代安得更無支屬唯有四人且君爲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丈之君使牧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誰爲匹配豈有三丈之妻爲之生產乎人情度之深可惑也國語仲尼之談左傳邱明所說通賢大聖立此格言不可論其是非實疑之久矣公羊穀梁並云長狄兄弟三人一之齊一之魯一之晉何以書記異猶如史記所云秦時大

純常子枝語卷一

九

人見於臨洮按此正義不信傳說而從公穀也然殺一長狄而書曰敗亦斷非經意此等當闕疑耳

十有三年經大室屋壞釋文大音泰注及傳同正義曰公羊作世室左傳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經謂之大室言此室是室之最大者按此疏不知太與世通尙有可說至讀大爲如字則近陋矣

十三年傳其處者爲劉氏正義曰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爲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中劉氏從秦徙魏其源本出劉累補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按左氏凡有增益皆欲附於

傳經以行其書與他書妄竄者不同讀者雖能分晰其非要當取其護持左傳之盛心也

十四年傳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與下文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緊接故不赴云云皆後世屏入十五年傳惠叔猶毀以為請注啟卒至今期年正義曰劉炫云啟去年九月卒至今年夏不得稱期年今知非者杜據日月之久欲盛言其遠但首尾二年亦得為期年之義案三年之喪為首尾三年是通義也未聞首尾二年可稱期年若然則十二月遭喪者至正月便可為期年乎正義之言失之彌遠

純常子枝語卷一

二十

十六年傳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注陘隰地名正義曰言服陘隰則陘隰本是他國蚡冒始服之釋例陘隰與僖四年次于陘為一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楚自武王始居江漢之閒則蚡冒之時未至中土不應已能越中息服潁川之地疑非也按此條顯非杜注全書所無蓋劉炫之辭未能刪定者也

十有七年經齊侯伐我西鄙注西當為北蓋經誤按左氏紀事不必盡與經合杜則以傳改經而已

宣元年經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注不書氏史闕文按文四年逆婦姜于齊注何以不言闕文是自相矛盾正

義曰去氏稱姜則不成文義夫人之稱姜氏猶遂之稱公子舍遂之族而去子稱公可乎此竟不知文義凡經之大義褒貶顯見者杜預皆以闕文略文說之經術之盡未有如此者也

四年傳凡弑君稱君無道也正義引釋例說尚有未盡按杜氏黨篡之迹焦里堂論之已詳釋例中妄謬之辭尤甚余嘗條列而論之以為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杜預注左傳而亂臣賊子喜陳蘭甫師以為知言五年經公如齊夏公至自齊案服以不書奔喪為諱過杜以書至為示過服義為長服說見釋例

純常子枝語卷一

三

六年傳周書曰殪戎殷注云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殪之正義曰如杜所注戎訓為兵謂以兵伐殷而殪盡也殪字宜在下以周書本文故其字在上案杜注文義不通正義蓋深非之

八年經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注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正義曰衛氏難杜云其間有辛巳有事于大廟何得為間無異事按衛懿隆之說是也懿隆蓋用服義則服氏此條當用公羊為說又按衛懿隆為服氏之學見後魏書賈思伯傳則服義之未備者宜采及衛氏之說正義引冀隆說凡若干條李次白買服

注輯述遺之非也

十二年傳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蓋言已必死戰
十有五年經晉師滅赤狄潞氏注潞赤狄之別種正義
曰謂之赤白其義未聞蓋其俗尚赤衣白衣也竊謂此
直謂其肌膚之赤白耳正義又曰夷狄祖其雄豪者則
稱豪名爲種者中國之始封也竊謂狄稱氏者猶遼金
之部族多以地名非必盡氏以雄豪之祖也
十五年傳國君舍垢天之道也按此卽老子受國之垢
是爲天下主之意道家之旨也

十六年傳宋將鉏樂懼注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

純常子枝語卷一

三

族正義曰樂懼是戴公六世孫世本有文將鉏爲樂氏
族不知所出杜譜於樂氏之下樂鉏將鉏爲一人傳無
樂鉏之文不知其故何也按此疏不信注然杜必有所
本疑許穎二家之舊注也襄二十三年正義曰世族譜
樂鉏爲樂氏族以樂樂爲難
人不知杜意何故也
此疏亦不信杜譜

又傳卻至曰傷國君有刑按此春秋時列國戰陳之大
法必非卻至權詞杜注孔疏皆不言其義失之

又卻至與單襄公語正義曰周語詳而此略先賢或以
爲國語非邱明所作爲其或有與傳不同故也按古人
著書廣集異聞各依原本不得以小有不同斷爲出自

兩人

襄二年經六月庚辰注云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
正義曰長歷云書於六月經誤言元本書之誤非字誤
也按杜不知天算而動云經誤其立言不遜如此襄九
年注

亦云
經誤

襄五年傳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
其正於是不刑按此處文義不貫蓋書法與所載君子
曰出兩手故也

七年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按獻子此
言正合孝經也孝經云以配天宗本許周
生說卽禮記所謂

純常子枝語卷一

三

祈穀于天宗也獻子乃禮家註記中庸
皆引其說所言必得其實

何邵公病之過矣

又傳謂從者也按從讀如縱

八年傳孫擊孫惡注二孫子狐之子正義曰賈逵云然

未必有文可據相傳爲此說也按杜用賈義如此等亦
迷其所出必使後人不信注矣

九年經宋災注天火曰災來告故書正義引公羊傳云

云又曰公羊此言不可通於左氏故杜明爲此注以異
之按此杜注之大意其多立新說者但求異於公穀而
已於經意不相顧也增傳者之書法凡例亦此意也